

孟子之道德心性爲其所共許或所默認之底據也。¹⁵天之超越性只能透過人之道道德主體性來理解，人之道道德主體亦因而取得超越的意義。

孔子之仁、孟子之心性即是自由無限心的知體明覺，使人的有限物質生命可以展伸爲無限的道德生命。天道性命下貫而爲性的趨勢，是孔子以前的老傳統，孔子並未積極從宇宙論開發探索，而是別開生面從主觀面開闢了仁智聖的生命領域，¹⁶並成爲儒家心性論的主流。

人之性涵蘊著宇宙天地生化之幾，孔子以仁來點豁性的內涵生機，用仁來連結性與天道，使得下學而上達，五十而知天命的天人合一路途成爲可能。孔子說：

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一述而

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一顏淵

天生德於予。一述而

天何言哉。一陽貨

畏天命一季氏

三、縱貫橫攝

孔子的性與天命連結，即是在血氣心知的具體地性質裡面，體認出它有超越血氣心知的性質。這是在具體生命中所開闢出的內在地人格世界無限性的顯現。孔子對於天、天命的敬畏，乃是由極道德之量所引發的道德感情；而最高的道德感情，常是與最高地宗教情感，成

¹⁵ 牟宗三，《心體與性體，第一冊》，頁四七二。

¹⁶ 蔡仁厚，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七十七年，頁一五。

為同質的精神狀態。¹⁷ 心性道德意識的實踐提昇，上而達與天地同流，奠定了爾後正統地人性論方向。

孟子紹繼孔子，將仁的人性論方向給與根據與基礎。他的進路則不從形而上統體言之，他從內在的道德性而說性。性成為潛隱自存的本體，它必須通過心的覺用活動而呈現。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；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非所以內（納）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（公孫丑上）

不過，孟子內心言性抉發出善的根由，並沒有斬斷天人之間的關係，天人還是感通合一的。天道性命相貫的初機，本是由外而內收，由上向下斂；至孟子「夫子以仁發明斯道，其言渾無罅縫。孟子十字打開，更無隱遁，蓋時不同也。」¹⁸ 他由內向外開，由下向上昇，縱貫橫攝，十字打開。

孟子順孔子之仁而開為「仁義禮智」，又講「仁民愛物」，謂「仁政王道」，進而更講「盡心知性知天」，講「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」，講「過化存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」。此中既有縱的上達提昇，又有橫的感通推廣，縱橫撐開即成為架構，而儒家心性之學之義理弘規，亦由孟子而開立。¹⁹

¹⁷ 徐復觀，《中國人性論史—先秦篇》，頁八八。

¹⁸ 《陸象山全集，卷三十四，語錄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頁二五三。

¹⁹ 蔡仁厚，《儒家心性之學論要》，頁四三。

由思想義理的脈絡繹析，中庸應為先秦儒者所作，又從論孟中庸易傳一脈相承，調適上遂發展的理路，中庸應是成書在孟子之後，秦漢之前之說，較為可取。中庸紹承孔孟的心性之學，挺立人的真實主體性(Real subjectivity)。孟子一路何以可與中庸、易傳一路合在一起呢？兩路原來已有默契：「根源於天命之性，而天命之性亦須從道德性了解、印證和貞定。兩路一定可以合在一起，因為孟子主張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」充分實現道德的心，才可了解天的創造性，證實天之為創造真幾義。孟子亦說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這已和中庸說誠完全相同。²⁰

四、誠體無息

至誠無息，不誠無物，由誠之修持臻而為聖賢，然後才能真知性與天道，是中庸心性論的義理真諦。人類唯有道德一智的直覺，它能與物相對成就知識，與物無對成就聖德。牟宗三云：「遍潤一切而無遺，即圓照一切而無外，一體遍潤而無外之。」²¹ 所以，中庸的誠體不但是天道性命相貫，通幽明陰陽之隔，它還因誠體的不忍人之心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懷抱民胞物與的胸懷。

唐君毅先生將誠體視為道德自我，此道德自我成為唐氏思想系統的核心。宇宙是由心所生，生生者不生。生德無窮盡，宇宙毀復成；

²⁰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，頁九〇。

²¹ 牟宗三，《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》，頁一八七。